

doe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镜中的陌生人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镜中的陌生人

邦洪 承艺 译

子清 校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宋建华

版面设计：吴向鸣

镜 中 的 陌 生 人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邦洪 承艺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1988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5

印数 1—100,000册 字数 202千

ISBN 7-5411-0253-2/I·239

定价： 2.45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译序

西德尼·谢尔顿（1917—），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著有《血统》、《天使的愤怒》、《女强人》、《无形的泥潭》、《镜中的陌生人》等影响较大的小说。其中《天使的愤怒》和《血统》（又名《继嗣佳人》）已在我国翻译出版。《镜中的陌生人》是西德尼·谢尔顿的又一力作，1977年第一次出版，即轰动全美，发行量超过300万册，列当年畅销书之首。1981年再版。

小说主人公托比·坦普尔（Toby Temple）出生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的一个普通肉店老板家庭。在上中学时，与同班一女生厮混，致使该女生怀孕。事发后即在其母亲指使下离家出走。坦普尔从小就显露出一种很强的语言模仿才能。他先到纽约，后又去好莱坞，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坚持奋斗，终于成为好莱坞的超级喜剧明星，名闻遐迩。从此，他有了一切：名、利、色，可他内心的空虚感与寂寞感却与日俱增。物质生活上越是穷奢极欲，内心越是空虚寂寞。就在这时，小说女主人公吉尔·卡萨尔这位美丽姑娘闯进了坦普尔的生活圈。吉尔·卡萨尔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敖得萨市。因心上人戴维为母亲所逼与另一姑娘成婚而离家出走。吉尔来到好莱坞，梦想一举成名，成为电影明星。而冷酷的现实把她的幻

想打得粉碎。为维持生计，她当过保姆、电话接线员、秘书，打过零工，渐渐被逼进了生活的死胡同——出卖肉体以度时日。幻想的彻底破灭使她变得沉沦堕落，玩世不恭。惨无人道的凌辱使吉尔决心寻找机会向恶势力进行报复。她同比她大足足二十岁的托比·坦普尔的结合，使她的复仇计划一步步得以实现。但以克利夫顿·劳伦斯为代表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时机，以退反扑。坦普尔因劳累过度，两度中风，全身瘫痪。坦普尔的第二度中风，使吉尔在精神上遭受了比第一次更大的打击。一直钟情于她的过去的情人戴维，因婚姻变故再度来到她的身边。她与戴维旧情复萌，导致了她将坦普尔连人带轮椅推入游泳池。这是蓄意谋杀。但法庭经调查，宣告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吉尔·卡萨尔与戴维商定在布列塔尼号客轮上举行婚礼，欢度蜜月。一直跟踪的克利夫顿·劳伦斯从中作梗，他把用重金购得的吉尔过去被迫上演过的色情片在客轮的放映室里播放给戴维看。戴维盛怒之下离船而去。这一突然变故使吉尔·卡萨尔完全绝望，终于在当晚的航行途中纵身跳入大海，在闪烁的星光下找到了和坦普尔同样的归宿。

《镜中的陌生人》悲剧色彩浓烈，情节跌宕起伏，场面逼真，扣人心弦。这虽是一部悲喜相交、妙趣横生的通俗小说，它的某些艺术手法对我们也不乏借鉴之处。小说主要描写好莱坞的演员生活，作者便很自然地运用电影里的旁白和蒙太奇的手法，恰到好处地揭示演员复杂的内心世界，展开故事情节，凸现故事场面。

作者怀着对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吉尔·卡萨尔的深切同情，对闻名于世的好莱坞的种种内幕作了深刻的揭露。一幅幅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血淋淋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生动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更使读者看到了在扭曲的社会环境里一个个扭曲的人和扭曲的灵魂。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小说有出版的价值。当然，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小说在揭露产生这种种丑恶现象、造成悲剧的元凶——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方面，显得不够有力。

译者 1987年冬于南京

主要人物简介

- 托比·坦普尔**——小说男主角。好莱坞著名超级喜剧明星。吉尔·卡斯尔的丈夫。
- 吉尔·卡斯尔**——原名约瑟芬·钦斯基。好莱坞电影演员。托比·坦普尔的妻子。
- 戴维·凯尼恩**——石油大亨，百万富翁。约瑟芬·钦斯基的第一个恋人。
- 克利夫顿·劳伦斯**——影城好莱坞的头面人物，托比·坦普尔的经纪人。
- 萨姆·温特斯**——好莱坞泛太平洋影业公司的老板。
- 阿丽丝·坦纳**——好莱坞西部戏校校长，托比·坦普尔的姘妇。托比·坦普尔通过她所主办的西部戏校进入好莱坞影视圈。

倘若你寻找自己
别照镜子
因为镜里不过是一个影子
一个陌生人……

——西里尼乌斯：《真理颂》

引子

1969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准备从纽约港开往法国勒阿弗尔市的5.5万吨级的S.S.布列塔尼号豪华客轮上，发生了一连串异乎寻常和令人费解的事件。

布列塔尼号客轮的事务长克劳德·狄萨得，是一位精明强干、小心谨慎的人。正如他自己常喜欢说的那样，他经管着一艘“整洁的船”。15年来，他一直在布列塔尼号上做事，从未遇到过他不能有效而周全地处理的情况。想到布列塔尼号是一艘法国船，他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誉。但是，这一天却好象有无数的魔鬼在作弄着他。事件发生之后，国际警察组织美国分部、法国分部以及布列塔尼号所属轮船公司的保安部门派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对那天所发生的离奇事件均未能作出任何在理的解释，这

对他那颇为敏感的高卢人的自尊心来说，可谓是一种小小的安慰。

因为事件当事人的名声很大，所以此事被当作重要新闻，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但个中奥秘仍未揭开。

克劳德·狄萨得从美国——欧洲公司退休，回到尼斯开了引小酒馆。他常不厌其烦地向他的顾客们讲述在奇异、难忘的11月里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

据狄萨得回忆，这一切是从美国总统送鲜花开始的。

客轮开航前一小时，一辆挂政府车牌的黑色小轿车驶入了位于哈德逊河下游的92号码头。车上走下一位穿炭灰色衣裳的男子，手中拿着用36朵白色玫瑰扎成的花束。他径直来到跳板跟前，同布列塔尼号客轮的值班船员阿兰·萨夫德交谈了几句。鲜花被郑重地转到年轻的舱面船员杰宁手里。杰宁把鲜花送走之后，找到了克劳德·狄萨得。

“我想你愿意知道，”杰宁报告说，“总统给坦普尔夫人送来了玫瑰花。”

吉尔·坦普尔，去年从纽约到曼谷、巴黎到列宁格勒，多少家报纸的头版，多少家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啊！克劳德·狄萨得还记得，在最近举行的“当代世界最受赞美的妇女”的民意测验中，她名列榜首；许多新生女婴在接受洗礼时命名为吉尔。美利坚合众国一直在造就它的巾帼英雄。现在，吉尔·坦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勇气、她那已经赢得的、尔后又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失去的扑朔迷离的战斗，震慑了全世界的想象力。这是一篇伟大的爱情故事，但又远非如此：它包含了古希腊戏剧和悲剧的全部成分。

克劳德·狄萨得并不喜欢美国人，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很乐意把它看作是一个例外。他对坦普尔夫人钦佩之至。她温文尔雅——这是狄萨得所能作的最大赞扬。他决心使她这次旅行终身难忘。

事务长的思想从吉尔·坦普尔身上转移开了，集中精力对旅客清单进行最后一次核查。常常有一些美国人称之为“重要人物”的旅客，狄萨得就十分憎恶V. I. P.（重要人物）的首字母缩略词，特别是因为美国人怀有对什么使一个人变得重要的粗野的想法。他注意到一位富甲天下的工业企业家的妻子这次是单独旅行，狄萨得会意地笑了。他的目光扫视着旅客清单，想寻找一位黑人足球明星马蒂·埃利斯的名字。当找到了这位明星的名字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狄萨得还饶有兴趣地发现，在邻舱的是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和南美的脱衣舞明星卡琳娜·罗卡，他俩的名字在最近的新闻报导中一直被联系在一起。他顺着清单继续往下看。

戴维·凯尼恩，富翁，一位百万富翁。他过去乘坐过布列塔尼号客轮。狄萨得记得，戴维·凯尼恩长相英俊，皮肤黝黑，体格健壮，是一位举止文静、引人注目的男子汉。狄萨得在戴维·凯尼恩名字后面写下了“船长餐桌就餐”几个字。

克利夫顿·劳伦斯，他在最后一分钟预订了客舱。事务长双眉微蹙。啊！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人们同劳伦斯先生有什么关系呢？过去，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人提出来的，因为他会毫无疑问地被安排到船长餐桌，他会讲许多有趣的奇闻轶事，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喜悦。克利夫顿·劳伦斯是一位戏剧经纪人，在他走红的时期曾代表了许多主要明星，洽

谈商业演出交易。但劳伦斯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这位经纪人乘坐布列塔尼号客轮时总是坚持要预订豪华的“公主号客舱”，而这次旅行，他只订了下层的一个单间客舱。当然是一等客舱，可是……克劳德·狄萨得决定在把其他旅客名单核查完以后，再确定怎么对待劳伦斯。

船上还有一位不太显赫的皇亲，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和一位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俄国小说家。

敲门声打断了狄萨得的注意力。一位名叫安东尼的乘务员走了进来。

“嗯——什么事？”克劳德·狄萨得问道。

安东尼带着阴冷的眼色凝视着他。“是你下令锁礼堂门的吗？”

狄萨得皱起眉头。“你在说些什么？”

“我猜想是你。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做呢？几分钟前，我去检查，想了解一下一切是否正常。门都锁上了。听起来好象有人在礼堂里放映电影。”

“我们从不在停靠码头时放映电影，”狄萨得坚定地说道，“而且那些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锁的。我将调查此事。”

要是在平日，克劳德·狄萨得一定会立即去弄清报告的事实真相，可是眼下他却被数十件琐碎的急事缠得脱不开身，这些事必须在中午12点开船前全部处理完毕。美钞尚未清点，最好的套间客舱中有一套被重复订出；蒙太涅船长预订的婚礼礼品送错了舱，船长对此准会大发雷霆。狄萨得停止思索，听到了船上四台大功率透平机组起动的熟悉声响。他感觉到布列塔尼号客轮正缓缓驶离码头，尔后又开始稍稍

后退到它的航道上。此时，狄萨得再次被他所遇到的问题所困扰。

半小时后，游廊甲板乘务组长利昂走进舱内。狄萨得抬起头来看看他，不耐烦地问道：“什么事，利昂？”

“对不起，打扰你了。但我想你必须了解……”

“嗯？”狄萨得对利昂的话似听非听，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件棘手的任务上——完成旅途中每晚与船长同桌就餐的重要人物的座次安排。船长不是一位具有社交天赋的人，每天同旅客们共进晚餐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想方设法使船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愉快，则成了狄萨得的事了。

“这是关于坦普尔夫人的事……”利昂说道。

狄萨得迅即放下手中铅笔，抬起头来看着利昂，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也警觉起来了。“怎么回事？”

“我刚才经过她的客舱时，听到里面有响声，还听到一声尖叫。在门外很难听清，但听起来好象她在说‘你杀死了我，你杀死了我。’我想我最好别介入，所以就来告诉你。”

狄萨得点点头。“你做得对。我就去检查一下，一定不能让她出事。”

狄萨得目睹着利昂离去。谁会加害于坦普尔夫人这样的女人呢？这简直不可思议。这对狄萨得的高卢人尊敬妇女的骑士感是一种伤害。他戴上制服帽，对着壁镜飞快地照了一下，便向门口走去。电话铃声响了。事务长犹豫了一下，拿起听筒：“狄萨得。”

“克劳德——”这是三副的声音。“务请派个人带着拖

把到礼堂去行吗？那儿到处是血。”

狄萨德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突然一沉。“立即派人去，”狄萨得答道。他挂了电话，派了一名乘务员下去，接着与客轮上的外科医生通了话。

“安德烈吗？我是克劳德。”他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你那儿看过病……不，不。我不是指晕船丸药。这个人淌了血，也许淌了许多血……知道了。谢谢你。”狄萨得挂断了电话，心中愈来愈感到不安。他离开办公室，向吉尔·坦普尔的套间客舱走去。他刚走到中途，又一件怪事发生了。当狄萨得来到甲板上时，他感觉到船的运动节奏改变了。他向外膘了一眼大海，看到他们已经到达了安布罗斯灯船，他们将在这里放下领航牵引船，尔后驶向公海。但布列塔尼号轮却渐渐停了下来，又出事了。

狄萨得匆匆赶到栏杆旁，向着舷侧望去。在下面的海面，领航牵引船紧挨着布列塔尼号轮的货舱，两位水手正在把行李从客轮上搬到牵引船上去。狄萨得看到一位旅客走出客轮舱口，上了那艘领航船，只能看到那位旅客的背影，但他确信一定是自己看错了。这简直不可能！事实上，旅客以这种方式离开客轮是如此的不同寻常，致使这位事务长产生了一种小小的震惊。他转过身，急忙向吉尔·坦普尔的客舱赶去。他敲敲门，但里面毫无反应。他又敲了一下，敲得比刚才稍为响了一点。”坦普尔夫人……我是船上的事务长，克劳德·狄萨得。我不知道能否为您做点什么。”

没有回答。此刻，狄萨得感到极度紧张，他本能地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关于这位女人，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有某种预感。一连串可怕的猜想在脑海里闪现

着。她被谋害或遭到绑架或……他转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狄萨得轻轻推开门。吉尔·坦普尔伫立在船舱的尽头，望着舷窗外，背对着他。狄萨得正要开口说话，但看到吉尔僵直的身影便不作声了。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思忖是否要悄悄地退出。但客舱里突然爆发出一声令人颤栗的、可怕的恸哭，宛如一头受伤的野兽的嚎叫。面对这样一种深深的隐痛，狄萨得感到手足无措。他蹑手蹑脚地退出客舱，带上了门。

狄萨得在舱外停了一会儿，倾听着里面发出的泣不成声的恸哭。他心绪深受感染，不安地转身向主甲板上的放映室走去。一位乘务员正在用拖帕清除礼堂门前的一滩血迹。

“我的天哪！”狄萨得暗忖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试了一下礼堂的门，门没有锁。狄萨得走进这座能容纳600位旅客的偌大的现代化礼堂，里面空无一人。他情不自禁地走到放映室门前。只有两个人掌管这门的钥匙，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放映员。狄萨得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放映室的门，走了进去，一切看起来都同往常一样。他还到两台世纪牌35毫米放映机跟前用手摸了摸。其中一台是热的。

在D甲板的乘务员宿舍里，狄萨得找到了放映员。但放映员向他保证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谁用过礼堂。

返回办公室时，狄萨得选择了一条穿过厨房的捷径。一位厨师怒气冲冲地拦住他。“瞧这，”他冲着狄萨得说，“真不知是哪位白痴干的好事！”

大理石糕点桌上放着一块漂亮的六层婚礼蛋糕，顶端那对用棉花糖制作的新娘和新郎十分精美，可新娘的头部已被击得粉碎。

“就在那个时候，”狄萨得总是这样对他酒馆里那些听得出神入迷的老主顾们说，“我感到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卷 一

1

1919年，密执安州的底特律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最为景气的工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它为协约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坦克、军用卡车和飞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德寇的威胁已经解除，汽车厂家纷纷重新开始生产汽车，很快就形成了每天生产、装配和交付4000辆汽车的能力。世界各地的工人，技术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为了寻找职业，纷纷来到这座汽车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他们如同潮水般地涌来。

在初来乍到的人们之中有一对新婚夫妇，保罗·坦普勒·豪斯和他的新娘弗丽达。保罗曾经是慕尼黑一名屠夫的徒弟。他带着与弗丽达结婚所得的嫁资，来到纽约，开了一爿肉店，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亏损。后来，他辗转圣路易斯、波斯顿，最后到了底特律。每到一处，他都遭到了惨重的挫折。在商业日益繁荣，肉食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罗·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坦普勒豪斯每开一处肉店，竟然都毫无例外地蚀本赔钱！他是一个好屠夫，然而却没有希望成为一名称职的商人。的确，他比捞钱更感兴趣的是写诗。他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沉浸在韵脚的吟哦和诗歌意象的构思之中。他往往把写好的诗打在稿纸上，寄给报刊，但是编辑部从不录用他的任何杰作。对于保罗来说，金钱并不重要。人人都可以向他赊账。因此到处都可耳闻：如果你没有钱花，又想美餐一顿，那就去找保罗·坦普勒豪斯。

保罗的妻子弗丽达，是个相貌平平的姑娘。在保罗向她——不；更确切地说，是向她父亲——求婚之前，她还从未有过和男子厮混的经历。弗丽达恳求父亲同意她接受保罗的求婚，但是这个老头用不着别人催促，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和弗丽达一起度完余生。他甚至不惜用多给嫁妆的办法，促使她和她的丈夫能够离开德国，远走高飞。

弗丽达和她的丈夫一见钟情。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诗人。保罗眼睛近视，目光暗淡，头发向后梳理，相貌清瘦而又聪颖。几个月的相处，使弗丽达相信，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已经真正属于她了。她十分清楚自己的长相，一付笨头笨脑的样子，好象一只特大的未经烧制的圆滚滚的土豆。她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蓝如龙胆色。其它部位看起来好象都是别人给的。鼻子是她祖父的，大而粗糙；前额是她叔叔的，高而倾斜；下巴是她父亲的，方而严峻。弗丽达是个内心世界十分美丽的姑娘，只是上帝跟她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赐给她的一张面孔和一副体形，使她感到非常难堪。然而人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外表。不过保罗，她的保罗除外。好在弗丽达并不

知道，保罗所感兴趣的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嫁妆。他把它看作脱离屠宰生涯的资本，幻想通过经商，赚取足够的钱财，然后致力于他所喜爱的诗歌创作。

弗丽达和保罗双双住进了萨尔茨堡郊外的一家旅馆，共度蜜月。这是一座滨于湖畔的美丽古堡。湖滨芳草萋萋，林木森森，风景十分秀丽。对于新婚之夜可能发生的情景，弗丽达已经设想过千百次。保罗将会锁上房门，一边脱她的衣服，一边搂着她，情话绵绵……

蜜月过后不久，弗丽达开始对保罗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是在德国家庭主妇的传统影响下长大的，所以她对丈夫总是百依百顺，从不提出异议。但是弗丽达绝非愚蠢之辈。保罗除了写诗，对生活毫无兴趣。弗丽达开始意识到，那是要坏事的。她不禁发觉，保罗缺少许多她能想得起来的而又渴望的东西。保罗优柔寡断的地方，弗丽达显得坚定果断；保罗在做买卖时愚蠢迟钝的地方，弗丽达则显得聪明机灵。一开始，当一家之主心慈手软，处置失当，将她漂亮的嫁妆挥霍掉的时候，她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忍受着。到底特律后，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一天，她走进丈夫的肉铺，接管了现金收入账。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起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概不赊账。她的丈夫大为震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弗丽达提高了肉价，开始大做广告，向附近地区大量散发小册子，并且通宵营业。从此，所有重要事情都由弗丽达一人决定，保罗遵照执行。弗丽达的所作所为使她成了一名专制的暴君。她发现，她有处事用人的天才。而且凡事一经决定，毫不动摇。诸如资金如何投资，何处定居，何

处度假，何时生育，都得由弗丽达一人说了算。

一天晚上，她向保罗宣布了她想怀个小孩的决定。强使保罗和她同房，直到把这个可怜的男人弄得几乎精神崩溃为止。保罗担心，过多的性生活将会摧垮他的身体，但是弗丽达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他只好一次次听从她的命令，顺从她的摆布。3个月后，弗丽达告诉丈夫，他可以休息一下了——她已经怀孕。保罗希望生个女孩，而弗丽达却想要个男孩，所以当朋友们得知他们生了个男孩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弗丽达借用他们所在选区一名市议员的字给孩子取名托拜厄斯。保罗告诉弗丽达，他将承担起训练孩子的任务。教儿育子，毕竟是父亲的职责。

弗丽达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却很少让保罗接近孩子。真正把孩子抚育大的却是弗丽达。她挥动着日耳曼人的拳头管教托比，从不故作表面温和的样子。托比长到五岁时，已是一个身体单薄，双腿细长的男孩。他满脸忧思，生就一双酷似母亲的眼睛，透着龙胆草的蓝色，炯炯有神。托比非常喜欢自己的母亲，渴望得到母亲的赞扬。他希望母亲将他抱起来，让他坐在她那大而松软的膝盖上，这样他就可以将头深深地埋进母亲的怀里。但是她无暇这样做，总是为养家糊口忙碌着。她喜爱小托比，决心不让他长大以后成为象他父亲那样的窝囊废。她要求托比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尽善尽美。上学以后，她经常督促他做作业。遇到托比不会的题目，弗丽达总是鼓励他：“过来，孩子，把袖子卷起来干！”然后，她站到他的身边，一直等到把难题解决为止。弗丽达对比托比

越是严格，托比越是喜欢母亲。她惩戒给得迅捷，表扬来得迟缓，但她认为这都是为了托比好。从她第一次抱起托比开始，就知道她的儿子总有一天会成为知名的重要人物，虽然她不知道事情的发展将会如何进行，何时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她知道，这是一定要实现的，好象上帝悄悄地和她耳语过一样。甚至在她儿子小得不能理解她说的话时，她就和他讲起他未来的显贵，而且经常讲，反复讲，所以小托比小小年纪就知道长大以后要成为著名人物。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和为什么会如此，他只知道，他的母亲是永远不会错的。

托比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坐在宽敞的厨房里做家庭作业，妈妈站在老式的大火炉旁烹制食品。她做的蚕豆汤汁浓味醇，上面漂着整块的腊肠。大浅盘里盛着诱人的香肠和带有棕色绒状饰边的土豆薄饼。有时候，她站在切肉的大砧板旁，用她粗壮的双手揉捏面团，然后撒上少许面粉，神奇般地把它做成令人垂涎的梅子饼或苹果饼。托比常常走过去，伸出双臂，抱住母亲肥大的身体，但是他的脸只到母亲的腰部。厨房里令人兴奋的气味里夹杂着母亲身上沁人心脾的女性馨香，使他油然而生性的冲动。每当这时，托比总是渴望见到母亲。从此以后，只要闻到新鲜苹果煮黄油的味道，他就会立即联想起他母亲活泼的身影。

托比12岁那年的一天下午，邻居里一个名叫德尔金太太的长舌妇来到他家。德尔金太太面孔瘦削，黑眼睛里闪着逼人的光芒，一张嘴老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她走以后，托比模仿她的样子，做了几个动作，引得他的母亲哈哈大笑。对于托比来说，这好象还是头一遭听到母亲的笑声。从此，

托比总是变着法儿让母亲高兴。他诙谐地模仿到肉店来的顾客以及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逗得母亲哈哈大笑。

托比终于找到了一条赢得母亲赞许的方法。他参加学校排演的《无足轻重的戴维》一剧的演员选拔，领衔主演。开幕的那天晚上，他母亲坐在前排，为儿子成功的演出鼓掌喝彩。到了这时，弗丽达才意识到，上帝的许诺正在变成现实。

那是在30年代早期，经济大萧条刚刚开始，全国所有的电影院都在想方设法招徕观众，使空荡荡的观众席能够满座。他们赠送碟子和收音机，开设基诺和宾果夜间赌场，雇请的风琴手和观众一起为狂欢的舞会伴奏和伴唱。

他们还开展业余比赛。弗丽达常常仔细查看报纸的戏剧广告栏，看看什么地方将有比赛。然后，她把托比带去，自己坐在观众席上，观着托比模仿艾尔·乔尔森、詹姆斯·卡格尼和埃迪·坎迪的表演，并且大叫“我的天！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托比几乎总是赢得头奖。

他虽然长高了，但是仍然那么清瘦，那么坦诚热情。可爱的小脸蛋上嵌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看到他的人立即就会想到：天真无邪。人们见到他就像搂住他紧紧拥抱，保护他，使他不受生活的玷污。他们喜爱他，为他在台上的表演喝彩。托比第一次意识到，他将注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将成为明星，首先是为了他的母亲，其次才是为了上帝。

托比15岁时开始感到性的冲动，萌生了寻花问柳的念头。

一天晚上，他受母亲的差遣，外出有事，返回时由一位

同班同学的已婚姐姐克拉拉·康纳斯开车送他回家。克拉拉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是个乳房丰满的漂亮女郎。托比坐在她的身旁，神经紧张地伸手摸起她的大腿来，并且随时准备着，一旦克拉拉叫唤，立即将手缩回。由于克拉拉的响应，托比第二天就和克拉拉过起了性生活。初试成功，使托比胆子越来越大。不久，他就和街坊里六、七个妇女有了不正当的往来。

此后两年间，托比想方设法和班上几乎一半的女生勾搭成污。托比的同学，有的是足球场上的英雄，有的长得比他漂亮，有的比他富有，但是他们失意的地方，他却成功了。在姑娘们看来，他最风趣，又最呆板。她们不能拒绝那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和那双渴求的蓝眼睛。

托比18岁就读高中时，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看见他的母亲，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和一个抽泣着的16岁天主教少女，名叫艾琳·赫尼根，以及她的父亲，一个穿着制服的警佐。托比一进去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让我开门见山地说吧，托比，”校长说，“艾琳怀孕了。她说，你是她孩子的父亲。你和她发生过关系吗？”

托比突然感到唇干舌燥起来，一时语塞。

“回答！狗娘养的。”艾琳的父亲怒吼着。“你碰过我的女儿吗？”

托比偷偷瞟了一眼母亲。她到这里来竟是为了亲眼看着他是怎样被耻辱困扰着的，这使他比什么都感到难堪。是他让母亲精神沮丧，受到了羞辱，她一定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反感。托比下定决心，如果他这次摆脱了困境，如果上帝能够帮他这一次忙，并且创造出某种奇迹，他今生今世再也不碰

任何姑娘。他将径直走向医院，请医生将他阉割掉。这样，他就再也不会想到性生活，而且……

“托比……”母亲讲话了，声音严厉而冷峻。“你和这位姑娘睡过觉吗？”

托比咽了一下口水，深深地吸了口气，咕哝着：“是的，妈妈。”

“那么，你必须和她结婚。”她用的是下结论的语气。她看了看抽泣着的眼圈肿大的女孩，“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的，”艾琳哭着说，“我爱托比。”她转向托比，“是他们逼我说的。我不想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

她当警佐的父亲对着房间大声宣布，“我的女儿只有16岁。这是强奸幼女。他可以被送进监狱度过可怜的余生。但是如果他将和她结婚……”

他们一起转向托比。他又咽了咽口水说，“好的，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我感到抱歉。”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托比默默地坐在母亲身旁，样子十分狼狈。他知道，这次实在是伤了妈妈的心。现在他将不得不找份工作，供养艾琳和小孩。也许他只有去肉店做工，忘掉他的梦想，忘掉所有为将来而制定的计划。到家时，母亲对他说：“到楼上来。”

托比跟着母亲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硬着头皮准备接受一顿训斥。这时他看到母亲拿出一只皮箱，开始为他打点行装。托比睁大眼睛看着她，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干吗？妈妈。”

“我？我什么也不用干。现在的问题是你，你要离开这里。”

她停下来，转过身去看着他，“你以为是我要你将自己的一生毁在那个没出息的女孩身上的吗？所以你就把她拉上床，使她怀孕了。这说明两点，你是人，她是笨蛋。哦，对了，无论什么人——谁也不能设下圈套，逼我儿子成婚。上帝安排你成为一个伟人，你要到纽约去。当你成了著名明星以后，一定要把我接到你那里去。”

他滴着晶莹的泪珠，扑向母亲张开的双臂。她将宽大的胸怀当着摇篮摇晃着儿子。托比一想到就要离开妈妈，立即感到若有所失，惊恐不已。但是想到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他又感到心情激动，精神振奋。他马上就要从事电影戏剧事业。他就要成为明星，名扬天下。

他的母亲早就这样说过。

2

1939年，纽约市成了戏剧荟萃的中心。经济大萧条已经过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预言，除了害怕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美国将会成为地球上最繁荣的国家。现在，预言已经成了现实。人人都有钱花，百老汇上演的30台戏剧，场场获得了成功。

托比带着母亲给他的100美金来到了纽约。他知道，他将成为富有而又出名的人物。他要把母亲接来，住进漂亮的楼顶小屋里。每天晚上她都会去剧场观赏观众们为他的成功表演喝彩的盛况。同时，他得找份工作。他逐一拜访百老汇所有剧院，说他如何参加业余表演比赛获得名次，以及他具

有怎样的表演天才，但是都被他们轰了出来。在他一连数周寻找工作期间，偷偷观看了剧院和夜总会里尖子演员，特别是喜剧演员的表演。其中包括本·布卢、乔·刘易斯和弗兰克·费伊。托比相信，总有一天，他要超过他们所有的人。

他的钱用光了，找到一份洗碗的差事。他每周都给母亲打电话，时间选择在星期天上午，因为这时的电话费比较便宜。她告诉他，他的出走曾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你应当见见他们，”母亲说，“那个警佐每天晚上都坐着警车到这里来。看他那副神气，就象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当作坏蛋似的。他老是打听你的下落。”

“你是怎样对他讲的？”托比焦急地问。

“实话相告。你是夜里象贼一样偷偷逃跑的。我还告诉他，只要我逮住你，一定亲手将你的脖子拧断。”

托比朗声大笑。

酷夏期间，托比谋到一分魔术师助理的职业。这个叫作格雷特·默林的小眼睛魔术师，其实是个没有表演才能的江湖骗子。他们在卡茨基尔斯的一些二流旅馆卖艺。托比的主要任务是为默林搬运道具，看管六只白兔、三只金丝雀和两只仓鼠。因为默林害怕这些道具会被“吃掉”，硬要托比和它们睡在一间小屋里，与堆放扫帚的小间差不多一样大。对于托比来说，整个夏天好象只有难以忍受的恶臭。由于赤手空拳搬运沉重的道具箱，并且需要经常追赶那些逃出笼外的小动物，他常常弄得筋疲力尽。他感到孤独和失望，怔怔地望着既脏又黑的小屋，心里感到纳闷，他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他的演剧活动就这样开始吗？他对着镜子练习他的模仿

动作，观众就是默林的那些散发着异味的小动物。

夏天临近结束的一个星期天，托比给家里挂通了每周一次的电话。这次接话的是他的父亲。

“我是托比，爸爸。你好吗？”

没有回音。

“喂，你听到吗？”

“听到，托比。”他从父亲的声音里听得出来，家里发生了令人扫兴的事情。

“妈妈呢？”

“昨天晚上，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

托比紧握听筒，几乎要把它捏碎。“她怎么啦！”

“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

不！不是他的母亲！“她会好的。”他追问道，“是她吗？”他对着送话器尖厉地嚎叫着，“告诉我，她马上就会好的。他妈的！”

他清楚地听到父亲那遥远的哭声，“她，她在几小时之前去世了。”

这句话象白热的熔岩溅泼在他的身上，火烧火燎，如同置身于熊熊燃烧的火堆之上。父亲撒谎。她不可能死。他们订有契约。托比将会名扬天下，母亲要和他一起生活。等着她的是漂亮的楼顶小屋、轿车、司机、裘皮和钻石……他哭得死去活来，只听到远处一个声音在叫，“托比！托比！”

“我马上回家。什么时候举行葬礼？”

“明天，”父亲说。“但是你不要回来。他们正等着你呢，托比。艾琳不久就要分娩了。她的父亲想要杀掉你，他

们指望在葬礼上能够找到你。”

这样，对于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唯一爱戴的人，他甚至也不能说一声再见。那天，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回忆着过去的一幕幕情景。他母亲的音容笑貌是那样地栩栩如生。她在厨房里一边掌勺做菜，一边告诉他，他将要成为怎样的名人。在剧院里，她坐在前排，大叫着“我的天！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她看过他的表演，听过他的笑话，她为他打点行李。

“当你成为著名明星以后，一定要把我接到你那里去。”极度的悲伤使他感到麻木，他躺在床上，浮想联翩。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只要活着决不会忘记。1939年8月14日，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天。

托比是正确的。这不是因为他母亲的死，而是因为发生在1500英里以外得克萨斯州敖德萨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家具有慈善色彩的四层楼房的医院。里面有一个养兔场。这里用来诊断、缓解和治愈疾病，有时亦或掩埋死尸。这是一个医药超级市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各取所需。

凌晨4时，正是夜阑人静，睡眠正酣之时，也是医院职员进行暂时休整，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繁忙工作的时候。

妇产科4号产房里遇到了麻烦。产妇卡尔·钦斯基太太的分娩开始时还较顺利，直到临盆时，一切都还正常，后来突然出现了紧急情况。钦斯基太太是个身体健康的壮年妇女，臀部象庄稼人那样宽大，这正是产科医生所希望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收缩开始了，一切都按照预想的那样进展着。

“臀位！”产科医生威尔逊宣布道。他的话并未引起任何惊恐。虽然只有30%的分娩出现臀位——婴儿的下身首先露出——通常都可以顺利地分娩。臀位有三种情况：自动分娩不需要任何帮助；助产分娩，产科医生需要提供某些帮助；彻底“完蛋”，婴儿挤死在母体子宫内。

威尔逊大夫满意地注意到，这是一例自动分娩，属于最简单的一种。他首先看到婴儿的脚，然后是两条小腿。母亲又一阵收缩以后，看到了婴儿的大腿。

“我们几乎都在这里，”威尔逊大夫鼓励她说，“再使一把劲。”

钦斯基太太使劲以后，没有任何进展。

他皱皱眉头。“再来一次，多用点劲。”

毫无反应。

威尔逊大夫抓住婴儿的两条腿轻轻往外拉，没有拉动。他从婴儿的身旁，通过狭窄的缝隙，把手伸进产妇的子宫，开始探察。他的前额沁出了汗珠。助产士走上前去，为他擦汗。

“我们碰到了难题。”威尔逊大夫低声说。

“一切都好！”威尔逊大夫把手往里伸了伸，想把婴儿轻轻往下推。婴儿一动也不动。他可以感觉到，脐带被婴儿的身体和产妇的骨盆挤压着，切断了对婴儿的空气供给。

“胎儿镜！”

助产士拿来胎儿镜，对着子宫，听了听婴儿的心跳。“已经降到30跳。”她报告说。“另外还有明显的心律不齐。”

威尔逊大夫的手指在产妇的体内，就象大脑里远距离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触角一样，探查着，搜索着。

“胎儿的心跳正在消失——”助产士的声音充满了惊恐。“心跳停止！”

产妇腹中是个死胎。现在还有一线希望，只要他们能够及时使它脱离母腹，就还有生还的可能。他们必须用最大极限时间4分钟分娩出婴儿，清理完呼吸器官，才能使小小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超过4分钟，大脑将会大面积损伤，发生无法逆转的后果。

“计算时间。”威尔逊大夫命令道。

产房里所有的人本能地抬起头，只见墙上挂着的电钟卡嗒一声，长短针形成了12点的位置，长长的红色秒针开始移动了第一步。

医护人员开始工作。威尔逊大夫正试图将婴儿从产妇骨盆底部推出时，一个抢救用的人工呼吸器拉到了手术台旁。他开始做臀位接产法，希望变换一下婴儿的位置，压迫它的肩部，使其能够顺利地通过阴道。但是没有成功。

一名见习护士，首次参加接生，突然感到不适，急匆匆地离开了产房。

产房门外站着卡尔·钦斯基。他粗大而又长满老茧的手里捏着他的帽子。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是个木匠，头脑单纯，相信早点结婚可以人丁兴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兴奋。他很爱妻子，没有她，他会感到空虚和茫然。见习护士跑出产房的时候，他正思念着妻子。他叫住了她：“她怎么样啦”

这个一心想着胎儿的年轻护士，一时心神错乱，随口高声回答：“她死了，她死了！”说着便匆匆走开休息去了。

钦斯基先生脸色惨白，死死抓住自己的胸部，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当他被送进抢救室时，已经无可挽救。

产房里，威尔逊大夫为了抢时间，正在异常紧张地工作着。他可以伸手触摸到脐带，并且感受到脐带受压迫的情况，但是他无法解除。他多少回闪过这样的念头，想将胎儿从母腹中强行拉出。但是他见过用这种方法分娩的婴儿，知道后果将会如何。钦斯基太太开始呻吟，进入半昏迷状态。

“使劲，钦斯基太太。再用点力！来呀！”

毫无进展。威尔逊大夫看了看钟，已经过去了宝贵的2分钟。在这2分钟里，婴儿的大脑里没有通过一滴血。威尔逊大夫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4分钟后，婴儿被救活，他将怎么办？让它活着，成为一个呆头呆脑的人，还是仁慈地让它快点死去？他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更迅速地工作起来。他闭上眼睛，凭借触摸的感觉进行工作，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产妇腹中。他试用莫里科——斯默利厄——韦特氏臀位接产法。这是一种用一系列复杂的动作，使胎儿松动并分娩的方法。突然间，他感到有些变化，胎儿开始移动。“产钳！”

助产士把产钳敏捷地交给了他。威尔逊大夫把它伸进子宫，夹住了婴儿的头。不一会儿，婴儿露出了头。

婴儿分娩了。

这往往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候。对于满面通红的新生命来说，这是一个奇迹。它大哭大闹。抱怨受到侮辱，被迫强行由安静而又黑暗的母腹拽到明亮而又冰冷的世界上来。

但这个婴儿却并非如此。它灰暗苍白，一动也不动，是个女婴。